庞瑞垠文集　第五卷

庞瑞垠　著

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二十九章

82

谢庭昉遽然仙逝，长子子虔给亲友一一哀发讣告，并着人分头去接曼若和嘉怡。

曼若得此噩耗，向白溪小学请了一个礼拜的假，带着乃贤，和大伯九晦、胞弟良骥一道回到桃叶渡，人没进屋已哭成泪人儿似的，跨进灵堂便扑到爷爷身上恸哭不止，爷爷是最疼她的，可爷爷临终前自己竟然不在他身边，生前未能见上最后一面，未能听到爷爷的庭训，以至造成终身遗憾。她边哭边诉说着，带着乃贤在爷爷遗体前长跪不起。稍后，君代把她拉了起来。猛然间，她问："大表哥呢？怎不见他。"

"他涉嫌参加学潮，遭到追捕……"子虔悄声告诉她。

"啊——"曼若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。

"别急，他已安全离开南京。"

"天啦，事情怎么就凑到一块了呢？"曼若说，"厄运总跟他过不去，唉——"说着，就和别的女眷忙着缝孝服做纸钱……为出殡做准备。

除嘉华避难嘉怡外出云游，该到的人都到了，入殓在即。脚夫将樟木寿材抬进堂屋，先在棺内铺干锯木屑一层，垫上一些衣衫，旋在亲人注视下将谢庭昉遗体移放棺内，盖上金黄色缎面的

被盖，又把少许散碎的金玉珠宝、陈艾、白米放进他嘴里。接着，子虔又捧来一部晚明历史典籍置其脚后，此是他去职之后孜孜以求悉心钻研的学问。少顷，有道士一名缓缓入内手持乐器念念有词，伴着家人哀哀痛哭，脚夫遂移动棺盖准备盖严，这时，菊香、曼若不顾一切地将盖掀开，伏在棺沿上凝望死者泪如雨下，被众人拉开。脚夫再将棺盖盖严榫头合拢，用五寸大钉钉牢，倏又用生漆膏灰将棺材口油漆一遍，用竹绳把棺材箍了两圈，至此，“闭殓”告讫，灵堂内哭声不断。

灵堂里，棺材前置有八仙桌一张，白绸扎的寿幌，披在谢庭昉遗影上方，遗影悬于正中，灵牌立于桌面，上书“新故显考谢公讳庭昉老大人之灵位”，左下角书“祀男子虔子玄子豪率儿孙敬立”。灵位两旁摆放着纸扎的金童玉女屋宇马匹，前面是鲜花果品，灵堂东西两壁悬挂着挽联孝幛。

国史馆的挽联为：

学家雕龙文修天下　才雄倚马星陨人间

尹心瀚的挽联为：

卓尔经纶空期渭水　飘然风致怅望香山

老夫人窦氏娘家内侄挽联为：

薪叶诵哀吟尚忆姑恩曾厚我
常弦佩箴语可知丈谊不犹人

邹九晦的挽联为：

三世话通家由来谊笃先姑中表亲情亦密切亦尊重
百龄靳长寿最是人崇高望老成仪典足留贻足怀恩

吊唁者络绎不绝，有亲友故旧，还有众多生前未曾晤面慕名而来的学界、文化界、新闻界人士。

子虔、子玄头戴麻冠，身着孝服，外套粗麻布背心一件，背面八个大字“哀哀吾父生儿劬劳”，前面八个大字“欲报之德昊天罔极”。腰系麻编绳带，鞋上蒙以白布，后跟半寸现出鞋之本色。君代和宛如亦大致如此。曼若和嘉卉孝帽上均缀有红布。九晦、良骥、震东均未戴麻冠未穿麻布背心，但均系红头绳编的腰带，意思是虽为至亲，但系异姓，不带重孝。

子虔、子玄分列寿材两旁，凡有吊唁者来，见人即叩头。每日三餐敬香献帛。餐前，灵前摆设一份饮食，俟一家餐毕，即把献之饭菜夹少许盛一瓦罐内，待与棺材一起下葬。

几名道士一连做了七日法事，整天乐器不停，哭泣不停，酒席不停。

夏历四月二十八为出殡之日。

这天，桃叶渡一带热闹异常，锣鼓喧天，送丧执绋者有数百人，出殡队伍出桃叶渡转建康路向左踅入三山街沿中华路出城。队伍最前面是冥旗，接着是彩旗、仪仗、孝联、孝幛。寿材上盖有彩绸扎的丧罩，子虔、子玄分列两侧，在寿材前匍匐拉纤，拄着戳丧棒缓缓而行。九晦、震东则一人提灯笼，一人提香蜡钱纸边行边丢纸钱，沿途经镇淮桥点蜡烧香，一些店家商号慕名在路旁设香案烧纸路祭。八抬木棺，停停歇歇化了两个时辰才抵南门外谢氏祖茔，坟亲家已在那里举哀迎候。

歇棺后，按罗盘测定之方位开始挖坑，道士依然念念有词，众人将松柏和纸钱撒入坑内，也有丢现钞银洋的，点火焚烧。又在坑内洒了些雄黄酒。这时，子虔、子玄率众跪地叩头。然后抬

棺者以粗绳系于棺底将棺木慢慢放入坑内，再将路引罐、衣禄罐放下去，由子虔、子玄相继撮了几锹泥土在棺材上。抬棺者随即举锹铲土掩埋。此刻，哭声再起。抬棺者垒坟、做坟圹、立石碑，众人再跪再拜，直到日影西斜，才踏上回城的路。

忙完丧事一家大小个个都累得不轻。出殡回来，曼若就躺倒了，不得不请大伯九晦替她续假一周，震东懂医，说她系哀伤过度，静养数日即可恢复。曼若躺在床上，眼前时现谢庭昉的影像，依然是那样的慈祥蔼然，而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日子，自己竟未能侍奉在他身边，内心有说不出的难受。由爷爷又想到嘉华，嘉华有他的事业，他的追求，她早已感到跟他之间的隔膜，自从在看守所羁押时见到杜小姐，她就觉得那才是适合嘉华的人，她相信杜小姐能给嘉华幸福，既如此，为何不主动后撤，以这种方式来促成他们的结合呢？如今，嘉华已离开南京，时局动荡，人生流离，谁晓得今后会怎样，一切都成了未知数。她惟有把这份感情深埋心中，她要把全部的爱给乃贤，乃贤是嘉禾的骨肉，细想想，在跟嘉禾的关系上，自己也有内疚，惟有在乃贤身上弥补，乃贤日后倘有出息，那么，自己再苦再累付出再多那也是值得的……

在床上躺了三天，曼若梳理着芜杂的思绪，第四天，她像没事似的，反倒去劝慰菊香奶奶和君代伯母。又过了两天，她带着乃贤，跟着前来接她的良骥回到了白溪，回到了她牵念的教室。

她沉埋于教学之中，尽量找事做，终日忙忙碌碌，不知不觉暑假就到了。

在白溪小学的一年，曼若看得十分宝贵，她不仅重温了乡居的宁静和至亲的厚爱，而且，跟学生们在一起，她感到生命的充实。可是，临近放假，她越发急着要回城里，谢庭昉去世之后，她感到谢府需要自己，在那里，她有着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，她向村小校长办理了移交。离开的前一天，落了一场暴雨，在她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持下，良骥夫妇陪她上了趟祖坟，她的哀痛是可想而知的，这一走，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，她没把握，哭得很伤心。她是不能不走，大伯大妈挽留不住，这天，举家将她和乃贤送出村口，由良骥一路照料回到桃叶渡。

谢庭昉去世才两个月，菊香姨娘陡然衰老得厉害，耳背了，背驼了，目光恍恍惚惚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悄无声息，谢府仿佛没这个人似的。而川崎君代呢，多少年来是从不过问家事的，一直恪守着日本妇人传统的为人之道，与世无争，循规蹈矩。至于宛如，大大咧咧惯了，谢庭昉在世时，她最惧的就是这位公爹，谢庭昉一死，她在这个家竟想扮演王熙凤的角色。她先把想法告诉子玄，子玄说谢家长子长孙都在，轮不上她，但未阻止。她又找到女儿嘉卉争取支持，嘉卉极不赞成，她觉得母亲没那份能耐，但不便说，遂把这事告诉了震东，震东哪敢干预谢府内政，回到东牌楼向爷爷透了个信儿，尹心瀚让人把宛如叫回来，一见面，尹心瀚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训道："你天生就争强好胜，可持家过日子不是争强好胜就能办到的，这要有真本事，你不行。"他见女儿一脸尴尬，旋又变得平静下来，"再说，如今，家里的丝织工场，愈来愈不景气，内战引起交通中断，国内营销迟滞，国外出口贸易则因美汇牌价偏低，结汇亏蚀，难以开展。在这困境面前，你出来执掌谢府家政，弄不好，还以为我们家想从中捡什么便宜，瓜田李下，你想，要不要避这个嫌？"

一席话说得宛如虚汗直冒，半晌，她才说道："那还是让大房去掌管。"

"这就对了，"尹心瀚露出笑容，"不要有私心，本本分分地过日子。"

宛如回来就再不提这事，子玄估计她在东牌楼碰了壁，只是笑。

“你别笑，目前这样稀里糊涂地过日子总不行，”宛如说，“你去找老大，让他出山。”

事实上子虔也在为这事发愁，论说自己应该负起这个责任，只因涉足律师界太忙，家政无暇顾及，而一个家庭无论富裕或拮据，总得有个人出来维持吧。想来想去，他觉得惟有曼若合适。于是，当子玄来见他说到宛如的想法，他坚持不受并力主曼若。子玄无可无不可，再传话给宛如，宛如死活不同意，她不愿这个不称心的儿媳妇权柄在手爬到她的头上去，并提议分家。

子虔闻知大惊，对子玄说：“谢家数代未曾分过家，爹去世不到半年尸骨未寒却要分家，凭什么？”

“大哥，依我看，宛如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。”子玄显然变了调门，“曼若主事，婆媳关系肯定搞不好，依我看，要么你当家，要么……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也只好分家了。”

子虔认真地看了看子玄，仿佛不认识似的，他在揣度这是不是子玄的真心话。莫非他们夫妇商量过？蓦地，他想起南京沦陷前夕，为转移和收藏家里的古董，子玄曾提议分作数份由三弟兄分别处置，只因爹未允才没办成，由此看来，子玄早就有了分家的念头。如今，事过十载，子玄想把夙愿变为现实，这么说，弟兄间已有裂痕，再凑在一块儿就没意思了，便同意了子玄夫妇的主张。可事情一摊到桌面上却不简单。菊香姨娘单独一份没有争议。子虔一份包括子虔、君代、嘉华和嘉怡，清清楚楚。子豪一份包括子豪、文颖和嘉玮，明明白白。惟有子玄一份不好办，子玄、宛如得到该得的，没话说，问题在曼若和乃贤。曼若是嘉禾的未亡人，乃贤是嘉禾跟春桃生的，虽为私生子，但确是子玄的孙子。这样，曼若和乃贤摊在子玄这一份则为情理中的事。可曼

若不同意跟他们搅在一起，至于乃贤，十岁的小人非跟着曼若不可，而宛如的如意算盘是，把曼若、乃贤划过来，不在一齐过，乃贤仍然让曼若带。

尽管子虔是有名的大律师，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折腾来折腾去没个说法，曼若见此遂表示自己放弃，不参与分配，靠娘家的陪嫁与接济维持。子虔觉得这样太亏待了曼若，决定放弃嘉怡的份额，嘉怡既然落发为僧不需家产。此外，给二房增加一个春桃，尽管她至今生死不明，但她毕竟是乃贤的生母。子虔的想法，大大出乎子玄夫妇意料，显然二房因此可多得些家产，宛如自然再高兴不过了。就这样，彼此做了谦让与妥协，财产按此办法分割。住房产权是钱维屏的，不存在分配问题，谁住什么地方一律不动。

家是分了，只是曼若与乃贤不愿跟子玄夫妇一起生活。宛如想留住乃贤未能如愿，孩子已把曼若视为母亲很是依恋，怎么也不愿分开。反正仍住在一个大宅院里，乃贤在曼若的调教下已很上规矩，这样，子玄夫妇就没再勉强。结果，除子豪夫妇远在美国，嘉玮在军队外，谢府分成两口锅吃饭。一口锅归菊香姨娘、子虔君代夫妇、曼若和乃贤，外加老用人二侉，子虔让曼若主事，曼若也未推脱，她想的只是尽义务尽责任。另一口锅则归子玄夫妇。没过多长时间谢府前后院子判若两个天地，前院无声无息如一潭死水；后院则有说有笑，像个乐园，于是，子玄、宛如心理失去了平衡，先是相互埋怨，继而互不理睬，子玄大半时间在古玩店、旧货市场闲逛，回到家能盯着一件古董上下左右看它几个钟头。一次下晚，他从城西堂子街淘到一只明嘉靖年间的青瓷莲花大口瓶，叫了一辆黄包车拉回家，宛如叫他吃晚饭，他像是没听到，入神地观赏着花瓶的质地图案和釉色。

“又花了多少冤枉钱？”宛如一手叉腰，一手几乎戳到子玄的鼻子。

“嗨嗨，不贵，才七万法币。”

“七万?!”宛如想到子玄对她日渐冷淡，又拿钱不当钱，一生气，手指真的戳到子玄鼻子上，骂道：“你整天玩古董，老婆也不要了，好啊，就把这该死的古董当老婆吧!”子玄见她撒泼，倏地将她的手甩开，不料用力过猛，宛如的手碰到了花瓶，花瓶猝然滚落地下，“叭”地一声摔成数瓣……

“我的瓶，瓶啊……”子玄哭喊着，泪水扑簌簌地滴落在瓷瓶碎片上。

自此，子玄不只白天外出，晚上也深更半夜不归，有人在钓鱼巷的勾栏里看到过他进出的身影。

眼下正是民国三十六年，尽管内战烽火四起，然而，在南京尤其是夫子庙一带仍旧歌舞升平，官绅商贾豪门子弟依然倚红偎翠，尽享风流。早年，子玄就有过流连勾栏的侈糜生活，如今，不过是旧梦重温而已，而且，老父已故，他更没顾忌了。虽说年已五十大几，身体却挺结实。昔日的老相识有的风流云散，有的人老珠黄，可他出手阔绰，不愁没有鲜嫩的货色上手，只是二三十年代那种色艺俱佳的烟花女子已很难觅到。标致的不缺，可言谈举止都很鄙俗，他再也提不起当年替妓女题嵌字联的兴致了。跟她们连狎昵调笑都提不起劲来，彼此惟有肉体与金钱的交易。他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妓女除了看中他的钱，也都是应付，没有一个有情有义的，他可以从她们身上得到一时的满足，却始终不能解除郁结于心中的苦闷。

子玄既然不是偶尔为之，自然瞒不了宛如，她不再像当年那样容忍，而是口出恶言詈骂不休，子玄则缄默以待，惹得宛如摔坛子砸碗，闹得鸡犬不宁，菊香姨娘来劝过，也只平静一时，并未解决根本问题，子玄照旧我行我素，每次回来总醉醺醺的，衣服不脱往床上一躺便鼾声大作。

月份牌上普通的一天，风雪交加，天晏得早，子玄裹着一件

玄色皮袍，抖抖瑟瑟侧着身子进了怡乐院。

“有新人吗？”一见老鸨子玄就问，“我要尝鲜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有。”老鸨皱巴巴的脸上挤着笑，“你先楼上歇着，小姐立马就到，这可是我刚从九江请来的角儿，叫翠花。”

“酒水伺候。”子玄边说边上了楼，屋内，炭盆里有火很暖和，少顷，煮干丝、花生米、猪头肉、桂花鸭四碟菜上来了。这时，一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走了进来。只见她生着一双水灵灵的杏眼，眉心有颗绿豆般大小的黑痣，脸上薄施脂粉，嵌着小巧而高耸的鼻子和樱桃小口，身腰婀娜，步履款款，嘴唇上流动着似笑非笑的波影。

不等子玄问话，翠花已挨他坐下，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，媚眼凝视着，子玄接触过众多秦淮烟花女，还从未见过如此勾魂摄魄的俏丽佳人，恨不得多生一双眼睛把她每根汗毛都看个遍……

“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？”翠花问道。

“在下姓谢，名子玄。”

“谢子玄？”翠花像触电似的闪开，“你真是谢子玄？”

“是啊，”子玄拉起翠花的手要搂抱。

“不！”翠花又哭又喊夺门而逃下了楼。

“她是谁？”子玄忙招老鸨询问，“见我怎么如此惊慌？！”

“转到我手上时只知她叫翠花，”老鸨说，“只是她脑筋不大好，我也是买来之后才发现的，对不起。”

“以前，她到过南京吗？”

“她说从小在南京长大，后来流落他乡。”

“在南京长大？”子玄重复道，忽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，尤其是那双杏眼和眉心痣，会不会是失散了十年的春桃呢？想到这里，他急于知道真相，遂对老鸨说：“去把翠花再带到我这里来。”

“不行，她一发病，就要躺上两三天，”老鸨说，“我们也是受九江那家老板的骗，倒霉呀——”

“为何不替她治病？”子玄说着掏出一沓法币，“喏，给她治病，不够花，再告诉我，”说着就走，临出门前又说，“三天后我再来，你听着，在这期间不准任何人碰她。”

回到家已过午夜，宛如打麻将尚未归来，她连着占庄好多盘儿下不来。子玄沏了一壶茶，边喝边寻思起来：倘若是春桃，既来南京而且就在钓鱼巷，为何不回家？不来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乃贤？倘若不是，长得又怎么那样像，而且听到他的名字后突然跑开？再有，她脑筋不大好，又是如何造成的呢？……他想暂时守住这个秘密，等真相大白再向家人说明。可他，似乎又等不得，第二天，便冒着雪后的严寒去了石坝街的锦绣坊，刚挨到门边，老鸨龟儿就一个劲地将他往外推。

“怎么，怕爷们花不起钞票？”子玄气愤地说。

“谁不知道谢二少爷有钱，只是今天不行，”老鸨说，“翠花昨夜跑走了，害得我们四处寻找，好不容易在得月楼的廊檐下寻着，人已冻得半死。”

“她现在哪里？”子玄焦急万分地问。

“折腾了将近一夜，天亮那刻才哄她睡着，谢二少爷，你千万不要惊动她。”

“好、好，妈妈，我依你，”子玄对老鸨说，“但有一事相求，等她醒来问一下她的经历，看她知不知道一个小名叫狗儿的孩子？”

“不行，前些日子她刚来时我问过，一问就发病，”老鸨说，“噢，我想起来了，她提到有个孩子，好像就在本城，又说这孩子已死了。”

至此，子玄几乎断定翠花就是春桃。

回到家，宛如在，他想把此事说出来，不等他开口，宛如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数落开了：“在妓院泡够了吧？”

“宛如，你听我谈正经事。”

“唏，你还有什么正经事？”宛如冷笑似刀，“你就晓得去嫖，嫖了一个又一个。”

“宛如——”子玄捺着性子，“我在锦绣坊见到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春桃。”

“别胡扯了，她怎么会在那里。”

“老鸨打九江买来的。”

“这就是说她已沦落风尘卖身为娼啰？”

“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？”

“我偏要说，若不是她当年引诱嘉禾，嘉禾能那样惨死？这下贱女人，”宛如斥骂着，突然，她一下拽住子玄的衣袖，说，“你是不是也跟她勾搭成奸了？”

子玄怒不可遏，朝宛如脸上刷了一个耳刮子，宛如号啕开来，哭声惊动了后院，菊香、君代、曼若全都过来了，只见宛如披头散发坐在地上要死要活的。

“都因……什么……呀……”病病恹恹的菊香姨娘气喘吁吁地问道，又拄着拐杖弯下身子拉宛如，可她拉不动，宛如哭个不停。

曼若从未见过宛如这般模样，心中不忍，含着泪叫了声“妈——”，半跪着伸手去拉，宛如见儿媳妇一片诚心，倏地倒在曼若的臂弯里哭诉道：“曼若，妈好苦呀，他天天去石坝街，嫖别的女人，我也不计较了，最近，他，他竟嫖上了春桃，乱伦啊……”

“春桃！”众人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。

“作孽啊，子玄，你说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”菊香姨娘拄着拐杖盯着子玄。

“不错，我是遇见了春桃。”子玄遂把事情经过大体说了一遍。

“宛如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”菊香姨娘说，“起来吧，今儿个子玄打你是他不对，要认个错，可你性子急了点，要容子玄把话说完嘛。”

“奶奶，”曼若说，“现在见春桃才是最要紧的。”

“这事，得等你大伯回来再作主张，”菊香姨娘说，“倘若春桃脑筋果然有毛病，倒是桩麻烦事呐。”

宛如已停止哭泣，侧身坐在床上暗自流泪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对不起，”子玄走过去，手按在妻子肩上，“我也不晓得怎么忍心下手的，怪我一时糊涂。”

“算喽，”宛如一挥手，“今天，当着姨娘、大嫂和儿媳妇的面，你说说，往后还去不去妓院了，说呀！”

“我改，慢慢改。”

“不行，得一刀两断。”

“你瞧，我去钓鱼巷也不是没遇上一桩好事，要不，能见到春桃？”

“子玄，别说这些不上台面的话了，”菊香姨娘说，“把心收拢了，在家好好过日子，开销不够，我补贴给你。”

“听姨娘说的，”宛如仿佛也受了感动，对丈夫说，“你再不改，狗矢不如。”

83

子虔下班回家，听说了春桃的事，异常惊喜，十年了，终于知道她的下落，而且，锦绣坊近在咫尺，可怎么办呢？

“她时而清醒时而发病，”子玄说，“清醒时还要接客，得替她赎身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”子虔说，“第一步先花钱尽快把她赎出来，紧接着第二步给她治病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”菊香姨娘应和着，“快些把她接回家。”

“这恐怕不行，”曼若说，“她是被爷爷赶出去的，虽说当时爷爷即已后悔，让我去劝她别走，但她到底还是走了，一走就是十年，她对谢府不会有好印象，否则，她人已在南京，是会找来的。”

“可寄园已毁了，她往哪里找？”君代说。

“路在嘴边，她存心想找，是会找到桃叶渡的，八成她不想找，她的心抹不平，不能怪她。”曼若说，“再说，接回来见了一个个熟面孔，触景生情，引起刺激，反而不利她的治疗。等她病好了，再接回家同我们一起过。”

“这话有道理，”子虔转向震东，“你在鼓楼医院做事，那里能收治吗？”

“应该没问题，我来联系。”震东说。

“到鼓楼医院好，”嘉卉说，“南京沦陷之初，和我、春桃一块做难民救护的陶未未如今也在那里，她兴许对春桃也有个照应。”

事情就这样定了。接下来的问题是替春桃赎身，熟门熟路，自然交由子玄去办。赎金，菊香姨娘出了大头，子虔、曼若也拿了些，凑足三十万，让锦绣坊老鸨敲了一笔竹杠，谢家只有认了。子玄把事办得很是妥帖。

再往下，谁去接春桃出来并送医院，不免又是一番商议，曼若去显然不合适，让嘉卉去也不行，嘉禾、嘉卉双胞胎，脸模子一式一样，见了，她会想起嘉禾，难说不受刺激。君代几乎足不出户，宛如则厌恶去这种场合。最后，事情只好落到菊香身上，是她将春桃一手带大的，菊香的出现没准能唤起春桃一些温馨美好的回忆，起码，她不至于拒绝。但菊香得有个帮手，嘉卉表示

可请陶未未出面，也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“她是被日本鬼子从安全区掳走的呀！”陶未未听了嘉卉的叙述后，不禁热泪涔涔，“你想，日本人能干什么，她还不是当了慰安妇，才走上这条路，苦命的人啊。”她满口答应，等待约定的日子。

腊月二十这天，子虔叫了两辆黄包车，让菊香姨娘和陶未未坐上来到钓鱼巷。春桃照例九点钟起床，一边梳洗，一边哼着李香兰当年唱的《夜上海》。老鸨见她神情正常便跟她搭讪起来，而菊香和陶未未正在楼下厢房等着。

“翠花，你说以前到过南京，昨天，赶巧我在街上碰到一个熟人，闲聊中说是认得你。”

“谁，莫不是谢子玄?!”春桃敏感地身子往后一缩。

“乖女儿，瞧你说到哪块去了，”老鸨按子玄编排的继续说，“我说的是菊香！”

“什么？菊香奶奶?”春桃面露喜色，“你跟她说起我?”

“是啊，她说找你已找了整整十年了，也真可怜了这个老太太。”

“妈妈，你还能见到她吗?”

“如今她住桃叶渡，你何不自己找上门去？菊香老太太花钱把你赎出去了，”老鸨更正道，“难道你不想见她?”

“想啊，她是我奶奶，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，她的恩，我至死也不会忘。”春桃说着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好，你跟我来，”老鸨牵着春桃的手一步一步下了楼梯，来到西厢房，推门而入。

“春桃——”菊香先扑了过来。

“奶奶——”春桃搂着菊香瘦弱的身子泣不成声，“这不是做梦吧?”

“孩子，我想你想了十年，找你找了十年，好苦哇……”

“奶奶，”春桃忽地闪开，“你别沾我，我已不是从前的春桃了，我不是人是鬼，是最脏最贱的鬼……”

眼看春桃又要发病了，陶未未从一旁走了过来：“春桃，看看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……有些面熟……只是……”春桃眨巴着泪眼直摇头。

“我是陶未未呀，记得吗？在金女大校园里我和你一块住过，忙救护……”

“啊，未未，”春桃恢复了记忆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，又怎么认识我奶奶的？”

“我的事慢慢跟你说。一年前，我到了鼓楼医院，在那里跟看病的老太太认识，也是该应，闲聊中说到你，老太太可心疼了，”陶未未拉着春桃的手，“这不，老太太让我陪她来接你出去。”

“可我去哪里？”春桃悲哀起来，“丈夫死了，儿子没了，家在何处？”

“娃儿，假若你愿意，可以回谢府。”菊香说。

“不，我不去那鬼地方，让我去那里，我宁可待在锦绣坊。”春桃的情绪躁动不安。

“春桃，你冷静点，去鼓楼医院吧，”陶未未说，“我至今仍是单身一人，跟我住一起，先把病治好。”

“我没病，没病！”春桃大声嚷道。

“好妹妹，”陶未未抱住她，“我总不会害你吧，全为了你好，不管有病没病，住到我那里，要比这地方强，听话，噢？”

春桃又望了望老鸨，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可以离开了？”

“傻女儿，在楼上我不就说过，你被赎身了，”老鸨说，“这位姑娘让你去，那是再好不过了，去吧！”

春桃愣怔了一下，少顷，回到楼上，陶未未跟了上来，帮她整理了随身衣物，一只布包，一只藤箱，在各色目光注视下离开

了锦绣坊。她跟陶未未上了一辆三轮车，忽然她叫车停下，走近菊香："奶奶，我们还会见面吗？"

"会的，我会时常去看你的，"菊香搂了她一下，"我盼着有一天跟你一块过哩。"

84

春桃登上车，与陶未未一道，向城北而去。

当晚，她住进陶未未的单人房间，似乎重又回到当年在金女大救助难民时同宿的情景，她不多言语，显得很文静，早早就入睡了。

第二天上班时，陶未未带她到医院神经科检查，路上，有一年轻女子抱着襁褓中的孩子迎面走来，突然，春桃狂奔过去抢夺那个孩子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"我的狗儿，狗儿……"年轻女子拼命护着孩子，孩子则吓得大哭不止。

"春桃，别这样，快别这样。"陶未未掰开她的手，紧紧抱住她，对年轻女人说："对不起，她犯病了。"

年轻女人抱着孩子逃难似的匆匆离开，春桃挣扎着想追上去，陶未未硬是不放，见年轻女人从一幢洋楼旁消失，春桃软瘫在地上嘤嘤哭了起来，嘴里依旧在叽咕："狗儿，还我狗儿……"

陶未未费了很大力气才将春桃搀扶到神经科，春桃仍处于亢奋状态。医生先给她强制性地注射了针剂，慢慢地，她变得安静下来，躺在病床上几乎一动不动。医生又查看了她的眼底，听了心音，试了脉搏，并听陶未未大致介绍了她的情况，初步诊断为狂想型精神分裂症。

"这是经受了太多太深的刺激所致，药物治疗当然需要，更重要的是心理疏导。"医生说，"陶小姐，你是她的朋友，这方面要靠你了。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